

名教罪人钱名世	(苑猿)
屈大均诗文案	(苑苑)
“ 清风 ”和“ 明月 ”	(苑怨)
《 大学 》和《 字贯 》	(愿员)
乾隆帝南巡	(愿源)
平定准噶尔部	(愿苑)
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	(怨园)
征讨缅甸	(怨猿)
土尔扈特部的回归祖国	(怨远)
乾隆皇帝咏玻璃	(怨愿)
乾隆帝饬谕皇子娴习骑射	(员圆猿)
乾隆朝西餐具的制作	(员圆缘)
乾隆皇帝是海宁陈氏之子吗	(员圆苑)
香妃的传说从何而来？	(员圆怨)
乾隆公主嫁孔府是否真有其事？	(员圆园)
纂修《 四库全书 》	(员圆源)
台湾林爽文起义	(员圆愿)
征讨安南	(员圆员)
捐纳制度	(员圆源)
优用乡人	(员圆苑)
绍兴师爷	(员圆怨)
同乡会馆	(员圆园)
拜 把 子	(员圆员)
拜摇门	(员圆猿)
拜 干 亲	(员圆缘)
宦海风涛	(员圆愿)
官 与 戏	(员圆员)
穷 京 官	(员圆源)

“灾官”	(员愿)
王肇基献书案	(员园)
丁文彬“书词狂悖”案	(员园)
胡中藻之狱	(员缘)
李雍和之狱	(员园)
柴世进投送逆帖案	(员元)
徐鼎考场自勒未死案	(员愿)
并非文人士子的文字狱	(员园)
王道定之案	(员缘)
希图以文侥幸的武生之狱	(员愿)
安能敬试卷诗文案	(员园)
严 谱 案	(员愿)
王锡侯《字贯》案	(员缘)
八十六岁老翁刘翱之狱	(员园)
徐述夔《一柱楼诗》案	(员猿)
穷困潦倒者的文字狱	(圆园)
科举场上的条陈案	(圆猿)
尹嘉铨为父请谥案	(圆源)
苏四十三起义	(圆苑)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	(圆圆)
田五起义	(圆愿)
兰芳国	(圆怨)

摇 中国通史全编 摇

摇摇

中国通史全编^⑭

清代历史编

(之二)

冯克诚摇田晓娜摇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通史全编

中国通史全编 马克诚、田晓娜主编 鄯—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I 圆中...摇 II 圆①冯...②田...摇 III 圆历史故事—中国
—先秦~近代摇 IV 圆云四

中国通史全编

冯克诚摇田晓娜摇主编

出版发行：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40号）

邮政编码 愿元电 电话 远源电

印摇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摇销 新华书店

开摇本 愿冠皂伊贡愿皂摇摇员隼圆

印摇张:员象

字揺数 猿園千字

版摇次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摇数 猿园

书摇号：陽日星苑原題緣原元賦題恩原裁撰·員恩

定 摇 价 12.00 元(全 5 册)

版权所有摇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大难不死侥幸系“天”

陈鹏年诗案

摇摇雪艇松龕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如。
春风再扫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
雨后万松全遯匿，云中双塔半迷离。
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
尘鞅删除半晌间，青鞋布袜也看山。
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
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
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

这是前清康熙年间颇负盛名的高士和廉吏陈鹏年的一首七律，题为《重游虎丘》，描写了苏州幽雅绮丽的景色。因是故地复履，所以诗中不免有几多物是人非的沧桑感，未脱文人墨客借景抒怀的旧习。但就是这么一首极普通的七律，竟被人诬陷为“心蓄异志，语涉大逆”，险些成了一起文字冤狱的牺牲品！清代文网之严酷与荒谬由此可见一斑。

深为清帝赏识的名士和廉吏

陈鹏年，号沧州，字北溟，湖南湘潭人。康熙**四十四**年（**1709**年）进士。其祖在南明隆武朝时由副贡被荐至江西巡抚，明亡后为僧，其父也是前朝旧人。他的先辈擅长诗词，尤善哀怨之吟。陈鹏年幼时从学，才华横溢，诸子百家无不研究，也笃好诗，音声流露，时有凄楚悲凉之感。著有《沧州诗集》**猿**卷，后又续刻《道荣堂诗集》**猿**卷，《文集》远卷。在文人圈内是一位声名甚佳的高士，倍受推崇。

陈鹏年为人清高耿直，是前清官衙中少有的从不谄媚，亦不

贪污的廉吏。初任浙江省西安知县，政声蜚然。康熙 源年（~~员~~ 源年），河总张鹏翮荐其才能敏练，调赴江南河工。次年授山阳知县，迁海州知州。康熙 源年（~~员~~ 源年），清帝四次南巡，适山东灾荒，令急调漕米四万石运赴赈济。张鹏翮荐陈鹏年负责，顺利完成任务，救活了数万人，得到康熙的赏识，专门在御舟召见他并赋诗题字相赠。第二年便提升他为江宁知府。

见罪于阿山，冤狱初起

康熙 源年（~~员~~ 源年）正月，清帝第五次南巡。行前，皇帝照从前几次南巡惯例，向吏、户、兵、工等部门及地方宣布：“往返皆用舟楫，所至勿修缮行宫。凡有借此科派勒索百姓者，皆以军法治罪。”但事实上根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贯彻此意。

江南江西总督阿山，为筹办皇帝南巡费用，并欲借此大捞一把，即召集属下官员商议，提出给百姓派捐。众属唯诺，独陈鹏年反对。他说：皇帝出巡，根据朝廷规定，一切费用全部由国库支用，不准动用地方财物。我辈私自摊派，“事若上闻，吃罪滋大。”事遂不成，阿山因此亏欠不少银两，故迁怒陈鹏年，非设法将他整下去不可。恰好康熙的车驾要经龙潭赴江宁，阿山故意命他去修缮皇帝歇息的龙潭行宫。因经费无着，陈鹏年简单整饰一番，并拒绝给侍卫、太监等人员送礼。这些人想加害于他，便在行宫准备皇帝坐垫的竹席上撒放蚯蚓粪。皇太子胤祁先至行宫，见如此模样，视为大不敬，勃然大怒，欲杀陈鹏年。康熙虽知他有难处，但也觉得他对皇上这种态度，实在让人不快。到江宁后，住在江宁织造曹寅府第。一日，曹寅的幼子连生在院子玩，康熙随便问之：“儿知江宁有好官乎？”连生对答：“知有陈鹏年。”这小孩的回答引起康熙的注意，陈鹏年为何有如此影响？抑是曹寅和他同党，故意哄骗皇上？他心里疑惑不解。恰好退休在乡的原大学士张英来叩见，帝便问江南哪个是廉吏？张英举出陈鹏年。帝问他居官如何？张英答：“吏畏威而不怨，民怀

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未也。”康熙听罢，这才把对陈鹏年的气消下去，并且对皇太子胤祁说：你的师傅张英还称赞他，怎么能杀他呢？胤祁仍坚持己见，曹寅为陈请命，免冠叩头，碰阶有声，血流满面。康熙知曹与陈素不相交，曹是重陈廉而为之叩请的，此事算了结。

但阿山并未就此作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当时康熙欲于京口检阅江宁水师，需要在江边以石垒一检阅台，阿山等到临检阅的前日，方才下令陈鹏年督造。可江流湍急，工役惊恐，施工十分困难。若耽搁第二天检阅，陈鹏年不被砍头也得丢官。然后陈鹏年身先士卒，率士民亲运土石，一直苦战至次日凌晨，检阅台屹立江边，他才得以幸免。

源年远月，直欲将陈鹏年置于死地的阿山上疏弹劾陈鹏年擅收盐商、当铺年规，贪污龙江关税银，且无故捉拿关役，重责枷号，将陈鹏年解职下江宁监狱。朝廷命漕总桑额、河总张鹏翮与阿山会审，结果所控各项均非事实。于是，阿山又耍阴谋，劾陈鹏年将原妓院旧址南市楼改建为乡约讲堂，作为每月初一宣讲圣谕的场所，并挂“天语丁宁”匾额。从而告以大不敬罪。至是狱成，刑部拟论斩首。审判定案送上，时康熙正与大学士李光地议论阿山的政绩。李光地说：“阿山任事干练，唯独劾陈鹏年事受舆论非议。”康熙点头称是，下诏将陈鹏年革职，从宽免死。把他调离阿山手下，命赴京入武英殿修书。

但不久康熙又改变主意，认为陈鹏年这样不可多得的一员廉吏，在京修书对治理地方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源年（~~康熙~~源年）因阿山主议另开河工失策，革去总督职，第二年命陈鹏年为苏州知府。陈到任两年，改革奢侈陋俗，清理冤假错案，抗灾治疫，赈济贷借，使地方大有起色。故源年（~~康熙~~源年）署江苏布政使。无独有偶，偏偏新来的江南江西总督噶礼，又是陈鹏年的克星。

不容于噶礼，再兴诗祸

噶礼，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他凭借母亲是康熙皇帝的乳娘，抚摇直上。康熙 二十八年授山西巡抚，在晋为官近十年，贪赃枉法，对上方谄媚吹捧，报喜不报忧；对下扶植党羽，飞扬拔扈，纵吏虐民。像噶礼这样的人，反倒官运亨通，康熙 三十八年迁户部侍郎，不久就放任江南江西总督了。前任阿山和现任噶礼，都是太子党的重要成员，噶礼知道陈鹏年与阿山的旧怨，当然也就不会放过他。初次见面，就想给陈一个下马威。因议事时陈不长跪，噶礼怒叱道：“你陈某人耶！人言你倔强，你可知你的性命在我手里。我欲知府生死甚容易，就好象用手扞虱子一样。”陈鹏年从容答道：“不对，知府若上欺朝廷，下毒百姓，则有法典在。若他奉公守法，皇上无旨杀他，百姓对他无怨言，虽区区一小官，想杀便杀，以此耍威风，没那么容易！”说完缓步而出，把噶礼气得七窍生烟。

就在这一年，福建巡抚张伯行调任江南巡抚，他了解陈鹏年的为人，十分器重他，遇事总和他商量，且多采纳他的意见。而张伯行对噶礼的专横拔扈深为不满，常与之为梗，两人的矛盾很深。噶礼认为张的不少主意出自陈鹏年，于是对他更为憎恨。康熙 三十九年，噶礼弹劾布政司宜思恭亏欠库银，粮道贾朴贪污建关与开河银项，乘机告陈鹏年核报不实。吏部议革陈鹏年职，充军黑龙江。康熙洞悉噶礼与张伯行矛盾事，没有同意吏部拟议，再一次命他来京修书。

但是，噶礼怎肯善罢甘休，因为陈鹏年还是个诗人，诗容易发泄牢骚，流露哀怨和不满，于是从陈鹏年的诗卷中，找出了一首七律《重游虎丘》，上奏弹劾陈鹏年写诗讥刺朝廷“心蓄异志，语涉大逆。”噶礼按诗句旁注，认为“代谢已怜金气尽”中之“金”字，暗指满洲入关前国号（实际上，“金气”系指金黄色的秋天）；“一任鸥盟数往还”中之“鸥盟”二字，乃阴通台

湾郑氏集团之明证。同时将陈鹏年锁拿下狱。

由于噶礼蓄意制造的这起文字狱，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痕迹过重，劾疏上闻后，康熙对噶礼所为也深为不满。康熙对朝内外满汉大臣以及诸皇子等各树朋党，窃弄权柄，相互倾害之恶劣风气一向忌恨，尤其噶礼，不学无术，亦借诗祸来排斥异己，任意歪曲诗意，笑话百出，更使皇帝难堪。所以康熙明确表态：“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命。”对噶礼企图挑起的文狱不予理睬。

皇上说了句“公道话”

康熙 缘年（员愿年）正月，因江南科场案发，巡抚张伯行疏劾总督噶礼欲索贿五十万两，保证结案完事。噶礼又疏劾张伯行通贼、循私、诋上等七大罪，两个俱解任在扬州受审，出现了江南督抚两大臣互相讦告的一大新闻。对此，康熙甚感头痛。最后，他采取了抑噶扬张的处置办法。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牵涉到陈鹏年的问题，康熙说了句“公道话”：“至陈鹏年稍的声誉，学问也优。噶礼欲害之也久矣。张伯行听信陈鹏年之言，是以噶礼与之不和，曾将陈鹏年虎丘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并无干碍。朕纂辑群书甚多，诗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句鸥盟二字，不过托意渔樵。陈鹏年诗见在，非无据者。今与尔等共看，可知朕心之公矣。”这算是为陈鹏年诗案平了反，当然也为自己赢得了“圣明”的名声。

康熙是病死的还是被毒死的

康熙 远年（员愿年）员月 员日晚，康熙皇帝死于北京西郊畅春园。圆日，雍亲王胤禛登基即位，这就是大清第 猿代皇帝雍正。圆多年来，人们对胤禛继承皇位的合法性颇有怀疑，这与康熙突然死亡有关。关于康熙之死，历来就有病死和被毒死

两种说法。康熙究竟是病死的还是被毒死的？至今还是个谜。

从史料上看，关于康熙之死，有两种记载。王先谦在《东华录》中说：康熙 缘年（~~缘~~ 缘年）缘月 缘日，康熙到南苑行围。缘月初七日，身体不适，从南苑回驻畅春园，缘日病情加剧，命速召皇四子胤禛，又召皇三子……皇十三子和理藩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嘱咐：“皇四子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不久康熙晏驾，胤禛即位。以上记载说明康熙是病死的，属正常死亡。胤禛即位也是合法的。

在雍正朝的文献《大义觉迷录》中，湖南人曾静的供词中说：“对祖皇帝（康熙）在畅春园病重，皇上（雍正）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曾静直指胤禛是毒死康熙的凶手。另外在《永宪录》中有康熙病危时“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的记载。把念珠当作康熙传位的信物，以此来说明胤禛即位的合法性。而在《清朝野史大观》中有与此完全不同的记载：说康熙在垂危之际，众多皇子都不在身边，只有胤禛一人随侍在侧，老皇帝从昏迷中苏醒，他想宣召朝廷重臣入宫托咐后事，可是没有一人前来，心知有变，气恼之下，取下手腕上一串玉念珠朝胤禛掷去，没有击中，胤禛假意跪下谢罪。不久深宫传出老皇帝“龙驭上宾”的消息。同一念珠，在这里由传位信物变成了泄怒的“武器”。如真是如此，康熙就根本不可能传位于胤禛，胤禛的即位也就大可怀疑了。

史学界对康熙之死，历来众说不一，近几年来，随着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被胤禛和隆科多毒死的。胤禛和隆科多为什么要毒死康熙呢？这是与胤禛争夺帝位分不开的。康熙 缘年（~~缘~~ 缘年）皇太子允礽再次被黜后，皇太子位一直空着，诸皇子之间明争、暗斗，争位斗争十分激烈。从当时情况来看，不论那位皇子当上皇太子，必然会受到其他皇子的强烈反对。因此，康熙想培养一位使群臣“倾心悦服”的皇子为皇太子，并

为此作积极的准备。康熙 缘年（~~员~~愿年）怨月西征失败后，康熙决定再次西征，于当年 员月，任命皇十四子允禔为抚远大将军，前往青海主持前线军务，全力准备入藏西征。抚远大将军这一职务是当时诸皇子争夺继承权逐鹿的对象，最后大任落在皇十四子允禔的肩上，包括胤禛在内的其他皇子都落选了，这是康熙就皇位继承人问题所作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暗示。康熙意在西征中树立允禔的威信。允禔出征后，康熙曾盛赞允禔“确系良将”。康熙 缘年（~~员~~愿年）愿月，西征取得重大胜利，允禔作为统帅，建立了出色的功勋，在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与此同时，胤禛一方面在西征前线安插自己的代理人年羹尧，另一方面在北京利用步兵统领隆科多在一等公爵承袭问题上对康熙的不满，拉拢隆科多，使之成为自己的亲信，在即位斗争中为自己效力。

康熙 远年（~~员~~愿年）初，清朝与准噶尔统治集团进行和谈， 员月准噶尔使团前往北京议和。允禔将以胜利的统帅凯旋回朝，允禔在诸皇子和群臣中的威望大大提高，允禔即位已成定局，康熙建嗣计划基本完成。当时康熙正在北京南苑行围， 员月初七日因患轻感冒回畅春园休息，经服药后，感冒基本痊愈。初十至十五日，康熙在畅春园“静养斋戒”，不处理政务，不召见官员，皇子们也都不在身边。文武大臣也不敢去打搅。实际上与外界隔绝，由保卫京师的步兵统领隆科多负责他的安全。胤禛就利用这个大好机会，采取了断然手段，于 员月 员日晚，隆科多把毒药放在食品中，使康熙突然病危，不省人事。事后隆科多一面封锁消息；一面迅速通知胤禛，并假传康熙旨意，召见在京其他皇子。 员日早上，皇子们相继赶到，参加“抢救”，但是他们都暂时失去了离开的自由。畅春园一带早被隆科多的部队封锁了。胤禛直到当天中午才不慌不忙来到畅春园。康熙从突然病发到死亡，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并没有也不可能指定皇位继承人。而就在这时，隆科多向诸皇子宣布了康熙传位给胤禛的所谓遗

诏，立即引起了诸皇子的强烈反应。由于当时不仅畅春园，而且城郊内外都由隆科多的部队控制，早已戒备森严，局势已经不可逆转了，诸皇子也不得不承认现实，胤禛终于取得了皇位。

康熙死后，在严密警卫下，胤禛护送康熙遗体回城。隆科多负责宫廷的保卫事宜，不经他的许可，皇子们都不得入宫。据说当时北京城门关闭了六天。

持此说者认为，康熙 远年 贡月 贡日发生的事件，是一场以武力为后盾，精心策划、巧妙安排的宫廷政变。康熙是被毒死无疑。

另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病死的，属正常死亡。持此说者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了诸皇子的情况后认为：当时胤禛和允禔是皇太子的候选人。虽然康熙传位给胤禛，没有留下令人信服的证据，但从康熙生前对胤禛的信任和康熙晚年宠爱胤禛之子乾隆的情况看，康熙传位胤禛也不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允禔远在数千里之外，下诏回京也需一个月左右。国不可一日无君，尤其是在诸皇子争位激烈的情况下，必将天下大乱。因此，康熙想传位给允禔也不可能了。所以，从当时情况来看，康熙传位胤禛比传位允禔的可能性要大些。

胤禛在位时，社会上盛传“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据有关史料记载，康熙一向怕被害，他把“考终命”（老死）列于五福之一。他要想“考终命”，就不得不有所提防，所以要害他也不易。病人喝人参汤是当时人们的习惯，但康熙不爱喝人参汤，他曾说：“南人最好服药服参，北人与参不合，朕以前不轻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由此可见，用人参汤毒他也并不容易。

持此说者认为，康熙突然死亡是因为康熙长期有病，并越来越严重，由于感冒而引起其他病症复发而突然死亡的。所谓被毒死之说是经不起推敲的。

以上关于康熙之死的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要揭开康熙究竟是病死的还是被毒死的这个谜，还需史学工作者根据有关的史料，进一步讨论、研究。

驱逐西方传教士

自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入华以来，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至康熙末年，各省教徒数字已达 100 万，拥有教堂、住院 1000 座以上。这股外来势力终于引起了清统治者的不安。雍正元年（1723 年），雍正帝胤禛即位不久，便下令全国开始驱逐西方传教士。

雍正元年，在传教士的根据地——福建省福安县，一个生员教徒宣布弃教，与其他人联合向官府指控教士们敛聚地方民财修建教堂，并使男女混杂，败坏风气。知县傅植很快接到总督满保的命令，亲赴各处教堂查禁，但遭到信奉天主教的生员郭于宣等人的反抗。远月初一，闽浙总督满保下令捕拿郭于宣等人，将传教士驱往澳门，无论其有无朝廷过去发给的传教信票。愿月初八，福建省巡抚黄国材又与总督联名告示全省，指出省内各处教堂均在查禁之列。

愿月 愿日，满保将福建禁教情况具题本上报，并请诏令在全国禁教：“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雍正帝下令将题本发礼部会议复奏。愿月 愿日，礼部官员开始会议满保题本。主持礼部的康熙十二皇子允禩因与教士过从较密，企图提出另一个折衷方案，但由于有关官员向他暗示禁教是雍正帝的旨意，只得放弃。几天后礼部复议：“应照该督所请，除奉旨留京效力者外”，其余起盖的天主教堂俱改为会馆。愿月 愿日，雍正帝下谕：“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扰累，着行文各省督抚，伊等

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数月之限令其搬移。”至此，清廷正式诏令在全国驱逐西方传教士。

造成西方传教士被驱逐的原因十分复杂。首先，一些传教士卷入了康熙末年皇子夺位之争，支持雍正的政敌允禩，直接导致了雍正帝的报复行动。其次，这场禁教运动又是始于康熙后期的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礼仪之争”的继续。康熙末年罗马教皇发布禁约，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康熙帝也针锋相对地颁发内务府信票，只准承认中国礼仪的教士留在中国。雍正帝即位后，又把范围缩小到只准少量教士在北京活动。最后，基督教宣传的人人平等形式被民间一些秘密反清结社组织所借用，如号召建立西洋理想国度等，也引起了清廷的恐惧。

雍正帝下达谕旨后，在京传教士决定上奏吁请缓行驱逐教士行动。在钦天监任职的传教士戴进贤于雍正元年（康熙四十四年）缘月朔日奏上一折，辩解天主教入华“守法焚修，原非左道”，请求允许各省教士在广东居住。雍正帝在朱批中予以严厉驳斥，指出驱逐一事“旨由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其后，又召见传教士戴进贤、巴多明、白晋，当面训谕：“朕若派僧道喇嘛赴西洋传教，尔等何以待之？”“尔等若以欺蒙皇考得逞，毋望复能欺朕！”然而，他终于应允了传教士暂留广东的请求。缘月朔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奏准，暂令传教士在广州天主教堂居处，不许传教，也不许百姓入教。

在此之前，各省官员已掀起了驱逐教士的浪潮。直隶、广西、山西、江苏、福建、山东等省的教堂被查封，改为书院、祠堂、育婴堂或谷仓等公所。各省教士开始向广东押送，途中遭到民众的斥骂和投打。押至广东的教士，有耶稣会士 獭人，方济各会士 猿人及多明我会士数人。他们最终仍难逃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雍正元年（康熙四十四年）闰缘月缘日，军机处再次字寄各省，“近闻外省府县中竟尚有潜居住”的教士密行传教，应再行清点

驱逐。结果将江南、浙江省原称年老养病的毕登荣等传教士驱往澳门。雍正 元年（~~1723~~ 1724 年）远月，广东总督鄂弥达得旨，将雍正 元年（~~1723~~ 1724 年）允住广州的 獠名教士驱往澳门，解散广东教会。戴进贤在京再次上奏乞留。雍正 元年（~~1723~~ 1724 年）圆月 獠日，雍正帝召见在京教士，严词斥责道：“彼寄居广州被逐出境，乃理之当然，又何词之有。即汝辈在京亦岂能入居耶！”此后，公开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仅留北京的戴进贤等 獠余人，以修历为职，不得再行传教。

雍正帝驱逐西方传教士的措施在鸦片战争前一直被历朝统治者承袭，成为清廷对外的一项基本政策。这种不分良莠一概驱逐的做法，客观上加剧了清朝社会对外一无所知的闭塞状态。

平定罗卜藏丹津

青海和硕特蒙古是顾实汗在 獠年击败却图汗后自乌鲁木齐地区移牧过去的。后来，顾实汗虽然底定西藏，但青海仍为其根据地。顺治 元年（~~1644~~ 1645 年），清政府分别赐给协助清军作战有功的顾实汗第二子鄂木布、第七子瑚噜木什以“土谢图巴图尔岱青”、“巴图尔额尔德尼岱青”的称号，以示对青海和硕特部的笼络。顾实汗死后，其留在青海的诸子相互纷争，并不断率番众掠内地，抗拒清兵，使清廷深为头痛。康熙 獠年（~~1691~~ 1692 年），康熙派额附阿喇布坦到青海召谕和硕特部领袖人物归附。阿喇布坦与顾实汗当时仅存的幼子达什巴图尔、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门汗召集青海和硕特部诸台吉在察罕托罗海会盟，号召诸台吉归附清朝中央政府。此后，达什巴图尔又率青海诸台吉到北京入觐，康熙帝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对其余诸台吉则赐以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辅国公等爵位。至此，青海和硕特蒙古虽然被清朝招抚，但地方割据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康熙 源年（~~1704~~ 1705 年），在西藏的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执杀

其政敌第巴桑结嘉措，废黜达赖六世仓央嘉措，另立伊希嘉措为达赖六世。这件事为清政府所支持，却引起了青海和硕特部一些领袖人物的强烈不满。康熙 缘年（~~员愿~~ 缘年），达什巴图尔去世，其子罗卜藏丹津袭亲王爵位，为青海和硕特部首领中爵位最高者。罗卜藏丹津等人拥立理塘出生的噶桑嘉措为达赖喇嘛。当清政府下令将噶桑嘉措护送入藏坐床时，罗卜藏丹津参加了清军的这一行动。罗卜藏丹津等青海蒙古王、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数千，或数百，于康熙 缘年（~~员愿~~ 缘年）春随大兵扈从达赖喇嘛入藏，军容甚盛。当时，罗卜藏丹津等人之所以如此踊跃协助清军，是因为“先经阿穆瑚郎汗（指康熙）有旨，取了土白忒国，将尔等（指青海和硕特部台吉）内中立汗。”在康熙 缘年（~~员愿~~ 缘年）秋到康熙 远年（~~员愿~~ 远年）春这段时间内，罗卜藏丹津曾参与管理西藏地方政府事务，然而时隔不久，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理便趁机正式废除了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任命康济鼐、阿尔布巴等藏官为噶伦，共同负责西藏事务。这样，罗卜藏丹津就无权再过问西藏政务了，其再建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的美梦遂成泡影。

在罗卜藏丹津看来，和硕特汗庭统治西藏已历 愿载，驱逐准噶尔以后，恢复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他作为当时唯一有亲王爵位的和硕特部首领继拉藏汗之后而成为统治西藏的汗王，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清政府当时政局稳定，势力蒸蒸日上，已经足以直接过问西藏政务了，当然不会再赐给罗卜藏丹津“汗”的封号，使之接替拉藏汗的位置统治西藏了。罗卜藏丹津等人由于在达赖七世坐床典礼上受到冷遇等原因，已经对清政府心怀不满，在佛像前发誓一定要恢复和硕特部的“霸业”。并且，清政府对青海和硕特蒙古本身也采取了“众建分治”的政策，以防其尾大不掉。雍正元年（~~员愿~~ 缘年）圆月，清政府封赏参加入藏驱逐准噶尔战争的察丹津封为亲王、原为贝勒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布封为郡王，从而严重削弱了罗